

娇嫩的花儿

—

下了整整一夜倾盆大雨。

黎明前，风停了，雨住了，草原万籁俱寂。

一只山雀掠过高远静谧的长空，留下几声清脆的鸣叫，报告着草原黎明的到来。

挤成一团团的牛群和羊群，开始骚动起来。它们立定四蹄，使劲地抖掉身上残留的雨珠，然后向四周散去，贪婪地觅食着地上的嫩草。

吃苦耐劳的蒙古族妇女和姑娘，陆续走出各自的毡房，吆喝着四散的牛羊。

夜里守护马群的小伙子们，身上裹着湿漉漉的衣裳，怀着喜悦的心情，策马回到毡房。

牛羊“哞哞”“咩咩”的叫唤声，吆赶牲畜的“哈嘴”声，夹杂着“哒哒”的马蹄声，汇成一支清新明快的乐曲，缭绕在草原清晨凉嗖嗖、甜丝丝的空气之中。

在一座简陋的毡房外，身着皮袍、手持念珠的道尔吉老人，嘴里不断嘟囔，低头来回走动着。忽然，他瞅见还未挤奶的黑母牛跑来饲喂拴住的牛犊，便冲着毡房里大声吼道：

“你们都瞎眼了！没见黑母牛在给小牛喂奶吗？”吼完，旋即

掀开门帘，气呼呼地进了毡房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红扑扑的圆脸上嵌着一对含笑明眸的苗条少女，甩着两条长辫惊恐地跑了过来，慌忙将黑母牛吆赶开去。然后，也进入这座毡房。

毡房里，道尔吉正当着外人的面数落着自己的老伴：“你只知道盘着两腿喝奶茶，别的什么都不管了！”

道尔吉的老伴见男人当着客人的面数落自己，又恼又羞，但又不敢发作。正不知将气出在哪儿才好，见女儿吉力格勒从外面进来，没好气地冲她喊道：“你一大早就在外面，连头奶牛也看不住！快，赶快酿好酒去！”

吉力格勒二话没说，顺从地出了毡房。

这时，昨晚在她家过夜的客人——珠里哈齐喇嘛^①，那只捻动着乌黑念珠的手和另一只端着奶茶正往嘴边送去的手，都突然停住了。他咕哝着问道尔吉：“你们吉力格勒今年是十八了吧？”

“是，是！今年十八了。”道尔吉连忙点头应道。

喇嘛喝了两口奶茶，思忖地将碗放回矮桌上，又说道：“这姑娘该出嫁喽！”顿了一下又说，“听说仁青为他儿子到你们家求过婚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道尔吉没有马上回答喇嘛的问话，停了一会儿说：“是有这么回事。仁青已经几次托人来我们家为他儿子提亲。他们是有福份的人家，我倒是愿意结这门亲。可儿子和女儿都反对。唉！我只能生他们的身，不能主他们的心哪！谁知道他们心里想的啥，有什么办法呢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何况女儿是人家的人，我总不能把她永远留在家里。现在他们经常在外面跑，说是要参加这个会那个会的，谁知都干了

些什么呢？外面也有不少人说我们的闲话。有的说我们让女儿到处乱跑，缺少管教；有的说我们不给她找婆家，是想留她在家养老。你说能堵住众人的嘴么？这年头，我们又不敢多干涉她们。”

道尔吉说出了自己的心思，喇嘛马上火上浇油地接腔了：“人家说的对呀！做父母的是应该好好管教子女，不能让他们太随便了。”接着又说：“我想你们家要是能跟仁青家攀亲，是再好不过了。一来是他们家不愁吃不愁穿，更巧的是你女儿和他儿子八字相合。这是一桩有定数的姻缘，以后肯定多子多福。我看在我们这个部落，别想找到这样合适的人家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喇嘛端起碗来喝了一口奶茶，将碗捧在手中，问道尔吉：“听说巴特尔的父亲也来你们家提过亲？”

道尔吉摇摇头说：“没有这回事。”

喇嘛趁机说：“你也是上了年纪的人，该好好考虑女儿的终身大事了。我告诉你，巴特尔和吉力格勒是八字相克的。佛经上说得明白，八字相克如同水火不相容。到头来不是一个多灾多难，就是一个不死即伤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倘若他们不听良言相劝，执意成了亲，就等于你断送了这个女儿。我是为你着想，你可得慎重考虑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将碗里剩余的奶茶一口喝光，放下碗欠起身来说，“时候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”

道尔吉赶忙站起身来挽留他：“你难得来一次，为什么又急急忙忙要走？是我怠慢你了？住一晚再走吧！”

“不用啦，不用啦！我还有急事要办。已约好到人家去念经。以后有时间，再来多住几天。”

说着，主客已走到毡房外，主妇解开了拴马绳，扶着喇嘛上了马。喇嘛告辞后，扬鞭而去。

日头渐高了，放射出越来越和煦的光热，温暖着初春的草原。

吸足了一夜雨水的牧草，在阳光的抚照下，舒展嫩叶，迎风摇曳，显得生机勃勃；淋了一夜雨的牛羊，在温暖的阳光下，绒毛复又蓬松，懒洋洋地卧在软缎般的草地上，尽情地享受着美好春光。

唯有道尔吉老人，却是大不自在。

他紧锁双眉，叼着烟斗，一锅又一锅地吸着粗劣的烟草。从他嘴里吐出的浓烟，在他耷拉的脑袋周围弥漫。他烦躁地催着老伴：“奶酒好了，快取出来！”

老伴被催得坐不住，只好去将密封的奶锅启封。她掀开锅盖一看，奶酒还不足火候，便生气地对老头嘟哝道：“你看，还没好呢。你就喝这个酒吧！”

这时，毡房外响起“汪汪”的狗叫声，从传来的马蹄声里听得出有两乘坐骑已接近毡房。象是怕别人将奶酒抢走似的，道尔吉一气喝了三杯。三杯热酒下肚，额头上即刻沁出了一层汗珠。他赶忙用手抹去额前汗珠，又急忙吩咐老伴把酒藏起来。然后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与他的旱烟袋亲起嘴来。

来到毡房外的两个人下了马，提着从马鞍上取下的褡裢，掀开门帘，拘谨地走了进来，向主人施礼问好。客人落坐后，主客先交换烟袋，然后互相道问今年牲畜膘情和转场情况。这时，道尔吉老伴山吐仁向毡房外喊了女儿两声。

在毡房外干活的吉力格勒，目睹两个装束和神情非同一般的人来到她家，感是十分蹊跷，对他们的来意似乎已猜得

几分。她不愿进毡房，想走远些，可心里又是七上八下的。为了弄清这两人的来意，她蹑手蹑脚地躲到毡房后面，准备偷听里面的谈话。

听不到女儿的回音，山吐仁以为她到远处干活去了，只好亲自动手招待客人。

两位客人与主人寒暄过后，站了起来。一人斟满了一杯酒，一人从怀里取出一条哈达和一块洁白的手绢，依次将酒和哈达敬献给主人。道尔吉接过酒和礼物，装着不解地问：

“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来客中一位留着八字胡，名叫仁青的壮年人，感到有些尴尬。他用手搔了一下鬓角，然后鼓足勇气朗誦道：

肋骨离了脊椎，
它就无法存在；
前腿依靠肋骨，
它才可以支撑。
我们世代同顶一块蓝天，
祖辈同饮一条山泉；
两家的羊群从不分彼此，
毡房也紧挨着毡房；
悲哀喜悦从来与共，
危难之际也能协力同心。
今天我有求于你，
想将我的愚子托付给你的千金，
使这匹不羁的劣马，
从此变得良驯。

愿他俩永远象缠绵的云彩情意不断，
象树木的根茎相互依存，
你我两家也如水乳交融。
今日专程来到贵舍，
只为听取祝贺的福音。

道尔吉听完仁青的话，端详了一下哈达和手绢，然后用右手无名指蘸了一点酒，分别在哈达和手绢上点了一下。接着说：

愿我的女儿，
在长辈眼里是个贤惠的媳妇，
在丈夫心中是个温顺的妻子，
在儿女面前是位慈爱的母亲。
祝他们，
长命百岁，白头偕老，
人财两旺，终生幸福。

道尔吉祝福完毕，一直站着恭听的仁青，高兴地连连点头说：“佳！佳！”（意为“对”或“是”）

家长们如愿以偿，于是开怀畅饮，谈笑风生，正在这时，吉力格勒的哥哥巴雅尔，送他弟弟到学校后返回家来。仁青见到达位比自己小一辈的青年，却不知所措，他终于站了起来，等着陪伴的人捧过礼物献给巴雅尔。看到这场面，巴雅尔已心中有数，他忍不住挖苦道：“嗨，早晨一阵旋风刮来了两位贵客，可我们这种人家能给尊贵的客人帮什么忙呢？”

仁青被巴雅尔的挖苦弄得非常窘迫，但又不得不陪着笑脸，把刚才对他父亲说过的那番恭维话，又重复了一遍。

谁料巴雅尔不听这些奉承话，脸色陡地变得严厉起来，除了仁青的却是一顿狠狠的教训。他说：“我是吉力格勒的哥哥，我反对你们这种做法。儿女终身大事非同儿戏，不是凭你们的高兴就能办到的。过去父母不为儿女前途着想，把自己的女儿当牲畜一样卖给人家，现在解放了，旧习俗已经象扫出门外的垃圾那样，一去不复返了。你们想搞包办婚姻，这是违背婚姻法的。如果你们要为子女前途和自己的处境着想的话，我劝你们还是按婚姻法的规定办事为好……”

道尔吉见儿子也捎带着将他教训了一顿，就怒冲冲地打断了他的话，瞪着儿子说：“我把你们养到手能够攀马鞍，脚能够踩马蹬，你反倒教训起我来了。我是为了你们能和人家一样享福，才同意了这门亲事，用不着你多管！”说完，把巴雅尔拒绝接受的礼物，赶忙从仁青手中接了过来。

看到父亲蛮不讲理，巴雅尔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只要有我在，别人就休想用钱财将我妹妹换走！”说完，气冲冲地出了毡房。

在毡房后的吉力格勒，把双方的话听得一清二楚，又是急又是气，一时心乱似麻，不知怎么办，只是暗暗的伤心落泪，恰在此时，从小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女伴欧吉鲁克，来叫她结伴去放羊，她急忙擦掉泪珠，随着去了。

她们是一对挚友。平时在一起有说有笑，无话不谈。今天的吉力格勒却默不作声。欧吉鲁克有些捉摸不透。她打趣她说：“吉力格勒，怎么啦？在想巴特尔吗？”

吉力格勒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回答女伴说：“欧吉鲁克，我和巴特尔的事你是知道的。可是最近好长时间没见到他，我真有点象丢了魂一样呢！今天仁青巴音^②带着礼物，上我

家为他儿子求婚来了。我爸爸被他们家的钱财迷住了心窍。他喝了他们家送来的酒，要把我卖给他们家了。”吉力格勒说到这里，禁不住抽泣起来。“欧吉鲁克，我怎么办呢？你帮我出出主意吧！”

欧吉鲁克见自己的好友陷入困境，非常同情，安慰她说：“你不要难过。现在党和政府提倡男女自由恋爱，反对包办和买卖婚姻，谁也不敢强迫你嫁给他们家。你不愿意，难道他们敢把你抢去！你要是跟那个酒鬼结婚，那还真不如死了好呢。你应该把这个情况向团支部书记反映，他一定会帮助你的。”

听到这里，吉力格勒胆怯而担心地对女友说：“我怎么好意思去跟他说呢？要是别人知道，也定会说道尔吉的女儿胆大妄为，竟敢偷偷地去告父母的状。”

见朋友这么怯懦，欧吉鲁克赶忙给她打气壮胆，说：“不会有人说的，反倒会有不少人帮你说话呢。要是有人硬要这么说，就让他说去好了。有什么可怕的呢？你要拿定主意，振作起来。”

二

仲夏季节，天空瓦蓝瓦蓝，没有一丝云彩。

为“塔克勒根节”准备的一顶顶洁白的蒙古包，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上，整齐地排成两行。

在别具一格的花毡房里，参加摔跤比赛的选手，一面脱去衣服换上皮裤，一面谈论着取胜的要领。

拴在毡房外即将参加比赛的一匹匹骏马，被牛虻骚扰得

烦躁不安，不停地刨着蹄子，甩着尾巴，或喷着响鼻。

打扮得似佳宾一般的男女牧民，川流不息地涌向节日会场。为了一饱眼福，又争先恐后地抢占有利地势，然后，殷切地等待着草原上一年一度的庆祝牧业丰收盛会的开始。

上午十一点多钟，会议主持人宣布摔跤比赛开始。顿时，在毡房商店内和露天货摊前留连的人们，一齐涌向会场。只有那些嗜酒成癖的人，依然在酒柜前高喊着“再来四两！”

仁青的儿子乌其尔，已醉眼朦胧。他身上穿的那件宝蓝色绵缎新长袍，被醉后呕吐的脏物，糊得污秽不堪。他迈着蹒跚脚步，东摇西晃一步一趔趄地走着；张开流着涎的大嘴，含混不清地喊着：“我——我乌其尔，有——有钱——买鹿——骨髓吃，喝酒——喝酒算什么？来——来——谁来——谁来陪我喝——喝——喝！”

正在这时，一群姑娘从他身边走过。他认出其中一个欧吉鲁克，赶忙站住，尽力将摇晃的身躯保持平稳。他冲着欧吉鲁克喊道：“欧——欧吉——鲁克——，你——你过来——来——，我有话——有话——跟你说。”说到这里，他一个趔趄，差一点倒了下去。但是，他如同中了邪一样，左胳膊一抬，又立了起来。用眼睛也斜着欧吉鲁克，舌头更硬了，吃力地说着，“吉——吉力——格——勒——我的——吉——力——格勒，在——在哪——哪——哪儿？”

“哎呀，窝囊鬼乌其尔！你先别打听吉力格勒。赶快把你的鼻涕擦干净，找个围兜带上，再去找她。”欧吉鲁克挖苦完这个酒臭熏人的醉鬼，便拉着哄笑的姑娘们，朝会场方向走去了。

被姑娘们鄙弃的乌其尔，用手拍着胸脯，继续着含混不

清的自语。最后，他终于象一滩烂泥一样躺在了地上。一位好心的过路人劝他说：“以后还是少喝点吧。这样躺在这儿多不好！来，换个地方躺躺。”边说边俯身去拉他。乌其尔不但不领情，反而凶狠地瞪着他说：“你少管闲事！”这时旁观的人对那位好心人说：“跟这种不知好歹的人说话，等于对牛弹琴。你管他干什么！”其余的人也议论说：“这个醉鬼，还想跟人家吉力格勒结婚呢。哼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”“哎，这种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的人，哪个姑娘能看得上他？”

乌其尔的这副狼狈相，吉力格勒早已看到。她感到象挨了谁一记耳光似的，脸上羞愧难当；心里也象吃进了苍蝇作呕般的难受。她犹如逃避瘟疫一样，远远地就避开了这个醉鬼。

摔跤场上，正当人们为在第四轮获胜者欢呼时，裁判宣布了第五轮赛手巴特尔和乌图那孙出场。

站在人群中观看热闹的吉力格勒，听到巴特尔的名字，脸刷的一下红到耳根。她不顾别人的呵斥和白眼，使劲地分开挡在她前面的人墙，挤到了人圈的最里层。

这时，一个袒露胸背，穿着硬梆梆的黄皮短裤，留着一头浓黑头发，紫檀脸色的英武小伙儿，瞪着虎虎有神的大眼，迈着沉稳而有节奏的步履甩动着胳膊，来到赛场。这就是吉力格勒急于要见的巴特尔。一个三十多岁的彪形大汉，穿着同样的皮裤，摆着同样的姿势，也同时从相对方向来到赛场——这便是巴特尔的对手乌图那孙。见到这对体格和年龄都较悬殊的对手，围观的人们不禁议论纷纷。一见乌图那孙抱住了巴特尔，有的还挖苦地喊道：“摔轻点！千万别把小

伙子摔伤了。”耳听着围观者的喊声和议论，眼瞅着惊心动魄的场面，吉力格勒的心象被什么东西揪着一样难受。她屏息静观，为巴特尔提着一颗心，捏着一把汗。突然，她见巴特尔冷不防扑上去，抓住对手推了三下，用右腿勾住对手的一只腿，麻利地将乌图那孙摔倒在地。顿时，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经久不息的欢呼。吉力格勒也兴奋得什么似的，一个劲地拍着手掌。忽然，她感到有人故意碰了她几下。回头一看，出乎意料地发现是女伴欧吉鲁克。她正准备跟她打招呼时，欧吉鲁克却着急地示意她终止掌声。这时，她才发现旁边的人都在好奇地看着自己。她赶紧缩回双手，用麻木了的手掌掩住绯红的面颊，撇下女友，钻出了人群。

吉力格勒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。她正低头想着如何找个时机会见巴特尔，突然，一个人在她面前停住脚步。她刚一抬起头来，眼睛却对上了巴特尔深不可测的目光。巴特尔如约似地来到自己身边，使她惊喜交集，不知如何应对。她连忙低下头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真行，劲还怪大哩！”说完，抬起头便望着巴特尔笑了。

巴特尔没有理会吉力格勒的称赞，只是淡淡地问她：“我们已有两个月没见面了吧，你好吗？有什么好消息没有？”

吉力格勒只是长叹了一口气，没有回答他的问话。

“有什么好消息没有？”巴特尔加重语气，又重复着问了一句。

吉力格勒不得已答道：“没有什么好消息，只有坏消息，你不要听了。”

“有什么听不得的，你以为我会顶不住吗？”巴特尔刺激

她说。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吉力格勒急忙作解释，接着又难过地说。“我是想，有什么痛苦我一个人受着罢了，何必让你也跟着受罪呢。”

“难道我们不应该同甘共苦吗？我想我们之间不应该有什么可以隐瞒的。”

听了巴特尔的质问，吉力格勒迟疑了一会说：“今年春天，我父亲因为看中仁青巴音家的钱财，将我许配给他的儿子乌其尔，礼物已经收下了，你听说了没有？”

“我听说了。”巴特尔身子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，然后盯着吉力格勒问：“你愿意吗？”

吉力格勒坚定地回答说：“巴特尔，我的心早就交给你了。我是永远不会变心的！但是我们要达到目的，还得有你为我撑腰。你就是我的靠山！我决不会贪图别人的财富，动摇自己的决心的。”

听了吉力格勒这番发自肺腑的表白，巴特尔激动万分。他走近吉力格勒，紧紧地抓住她的双手说：“我的吉力格勒，我决不会忘记你对我的一片真情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要和你相爱到底，有党和政府为我们作主，有共青团组织作我们的靠山，我们用不着害怕。”

巴特尔的钟情和决心，象有力的弹拨一样，拨动着吉力格勒心中紧绷着的爱情之弦，使它发生强烈的颤动和共鸣。她从贴身衣袋里取出一只绣好的烟荷包，脉脉含情地望着巴特尔，陡地把荷包塞在他手中，扭头便跑。

巴特尔接过散发着吉力格勒馥郁体温的荷包，激动地将它紧贴胸前，呆呆地望着她远去的背影。这时，他的整个身

心都沉醉在幸福和甜蜜之中了。

三

道尔吉按照平日习惯，盘腿坐在毡房的上首。在他面前摆着一瓶酒、一只酒杯。他眉飞色舞地摆弄烟斗，一看就知他已有七、八分醉意了。

吉力格勒和母亲，参加“塔克勒根节”盛会后回到家来，刚进毡房，道尔吉就忙问：“这次赛马和摔跤，谁得了第一？”

吉力格勒一面脱罩衫，一面兴奋地回答着父亲的问话。她告诉他说，今年的“塔克勒根节”比哪一年都热闹。不但进行了赛马和摔跤比赛，而且会上还表彰了牧业战线的先进人物，放了电影。从州里来的文工团也表演了精彩节目。她还告诉他，三乡的一匹海骝马跑了第一，哈萨克兄弟的一匹铁青马跑了第二；本乡的根敦摔跤中得了冠军。

道尔吉喝着瓶中剩下的烧酒，听完女儿滔滔不绝的叙述后得意地说：“你们怕我多喝酒，不让我到会上去看热闹。哼！虽然我没捞上看热闹，可在家里过得也挺高兴啊！”

老伴儿见他得意洋洋，又喝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烧酒，不免惊奇地问道：“你有什么可高兴的？”

“我们的姑娘快出嫁啦！今天仁青派人来我们家，已经说定下月阴历十三，我们得赶紧准备。”他兴致勃勃地将他一人在家办下的这桩大事，告诉了老伴儿。

老伴儿明白是怎么回事后，埋怨他说：“你怎么不跟人商量就自作主张了呢？上次吉力格勒的哥哥不是不同意这门亲事吗？起码你也得征求他的意见呀！这样怎么行呢？”

见老伴儿埋怨，道尔吉大声怒斥道：“我是一家之主，不由我作主，难道还由别人作主吗！真是女人头发长，见识短。作父亲的岂有向儿子请教的道理？你少啰嗦，给我滚！”

老头儿大动肝火，吓得老伴儿再也不敢吭声了。

吉力格勒目睹这一切，心中非常气闷，她真想跟父亲顶上几句。但转念一想，父亲已经喝醉了，只好忿忿地走出毡房。

.....

美丽矫健的银色马呀，
你永远是那样膘肥体健，
我这忠于爱人的心啊，
至死也不会改变！

山鹰飞过的地方，
我的枣骝马能够跑到，
为了实现我们的诺言，
高山大河也无法阻挠。

燕子飞过的地方。
我的黑骏马也不辞辛劳，
它理解主人稚嫩的心中，
蕴藏着坚贞不屈的爱情。

.....

道尔吉刚用手指从烟荷包里抠出一撮烟丝，准备往烟斗中填的时候，忽然听得从河边传来女儿动情的歌声。他气极

了。猛抽了几口烟，当他发现烟斗中的烟丝并没点着时，气得将烟袋扔在一边。随即侧转身子，斜靠在被褥上。

这时，巴雅尔气势汹汹地从外边进来，冲着父亲说：“过去那种把女儿当牛羊一样，随便抓给人家的包办婚姻，现在行不通了。刚才我在河边见到吉力格勒时，她伤心地哭着对我说：‘这样活活折磨我，倒不如把我杀了痛快。’我们这样磨难自己的亲生骨肉，万一她想不通，哪一天寻了短见，你怎么办？”

听完儿子的责问，道尔吉好半天才吭声，他烦躁地说：“用不着你来教训我！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都得由父母作主，连佛经上都这么说，这是天理人情。你们再不要在我耳边吹风了，给我滚远些！”说完，拉过披在身上的皮袍蒙住头，表示谁的话也不要听了。

初秋十三日，是道尔吉和仁青两家，为儿女订婚选择的吉日。

这天，天空笼罩着乌云，草原上刮着冷风。道尔吉家毡房里进进出出的人们忙碌着，准备迎接客人的到来。

道尔吉一面得意洋洋地换上新装，一面吩咐老伴：“快把巴雅尔叫来，客人估计要来了。”老伴冷淡地回答说：“巴雅尔说快变天了，连茶都没顾上喝，就照料牲畜去了。”

老俩口说话之间，客人已来到毡房外的左首，正在下马。几个年轻妇女赶忙迎了上去，接过缰绳，将马腿绊上。然后，迎客人进入毡房。这是仁青和道尔吉两家给儿女定亲后的第一次宴请。根据包办婚姻的旧俗，今天主要是商定陪亲要价事宜。

毡房里，道尔吉似乎添了几分光彩的额头上，冒着汗

珠。他正襟危坐在上首，等待来客的拜见。

来客一行十几个人，依次向道尔吉请安问好。主客坐下寒暄几句后，领头的客人站了起来，同来的另外两位客人跟着也站了起来，其中一人托着装有羊胸肉和油饼、沙枣、杏干、葡萄干、茯茶的盘子；另一只手捧着一杯酒。这时，领头的客人对主人开口了：

我们选择吉日七月十三，
是为了缔结儿女美满姻缘。
从此两家关系如流水不断，
象山峰挺拔不折不弯，
今天带来一只两岁肥羊，
象征着亲戚关系的美好开端；
微薄的礼物是否能收下，
要靠主人赏几句吉利的美言。

道尔吉马上接口说：“愿他们白头到老，儿孙满堂，生活幸福。”

道尔吉刚祝福完，毡房里来宾中有人想故意刁难男方来客，讥笑说：“你们带来的酒够谁喝呀！……”没等说完，来客中一人将带来的那只二岁整羊切成大块，投入到主人早已备好的大铁锅中去煮。

锅中的肉煮至半熟，客人捞出一块琵琶骨^③搁在盘中，双手捧着说：

我们同吃琵琶骨上的肉，

共将以后的事情商就。
你们想骑什么骏马，
想要什么吃喝穿戴，
尽管叙说明白。

说完，将盛肉的盘子呈献给道尔吉。
正当客人献肉的时候，毡房中有人喊着说：

从富饶的尤鲁都斯草原送来的酒，
为何盛不满一小壶？
如果要喝，
在坐的人能喝几口？
要说给人尝，
倒还将就！

几句挖苦的话，象一滴水掉到油锅里。顷刻间，来毡房凑热闹的人，如同炸了锅一样哄闹起来。就在这时，道尔吉用回答客人的问话，平息了这场风波。他说：

我要压得最紧的砖茶，
为儿孙泼洒幸福；
要醉人的马奶，
孝敬祖宗；
要名贵的烧酒，
祭奠神灵。
在神庙里，